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集古録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汪學金

謄録監生臣張曰珠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四

集古録　目録類二　金石之屬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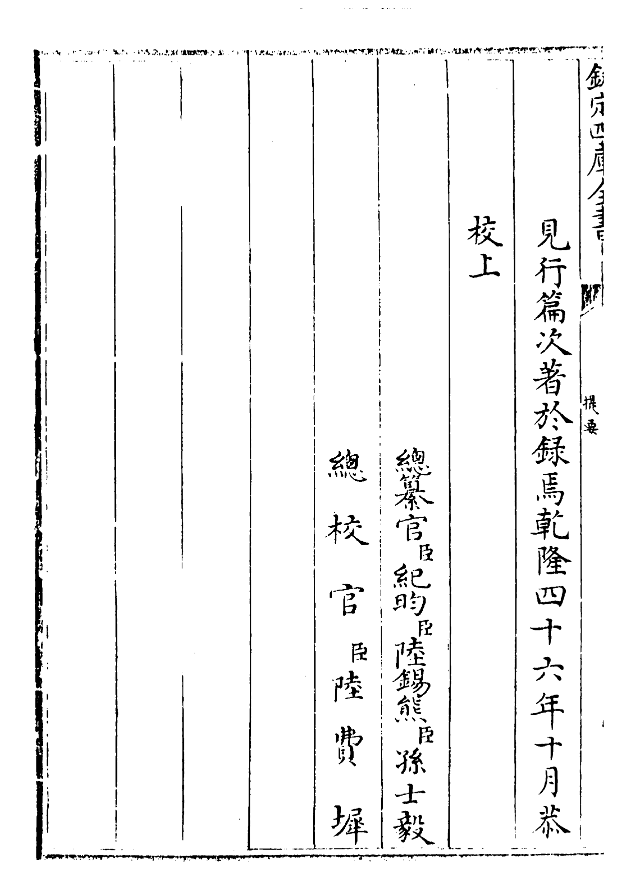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集古録十卷宋歐陽修撰修有詩本義已著録古人法書惟重真蹟自梁元帝始集録碑刻之文為碑英一百二十卷見所撰金樓子是為裒輯金石之祖今其書不傳曾鞏欲作金石録而未就僅製一序存元豐

類稿中修始採摭佚逸積至千卷撮其大要各為之説至嘉祐治平間修在政府又各書其卷尾於是文或小異葢隨時有所竄定也修自書其後題嘉祐癸卯至熈寧二年已酉修季子棐復摭其略别為目録上距癸卯葢六年而棐記稱録既成之八年則是録之成當在嘉祐六年辛丑為真蹟跋尾則多係治平初年所書亦間有在熈寧初者知棐之目

録固承修之命而爲之也諸碑跋今皆具修集中其跋自爲書則自宋方崧卿裒聚真蹟刻於廬陵曾宏父石刻鋪叙稱有二百四十六跋陳振孫書録解題稱有三百五十跋修子棐所記則曰二百九十六跋修又自云四百餘篇有跋近日刻集古録者爲之説曰世傳集古跋四百餘篇而棐乃謂二百九十六雖是時修尚無恙然續跋不應多逾百篇因

疑寫本誤以三百為二百以今考之則通此十卷乃正符四百餘跋之數蓋以集本與真蹟合編與專據集本者不同宋時廬陵之刻本今已不傳無從核定不必以槼記為疑矣是書原本但隨得隨錄不復詮次年月故修之自叙曰有卷帙而無時世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也近來刻本乃以時代先後為序而於每卷之末附列原本卷帙次第轉有年月

倒置更易補正之處故錢曽讀書敏求記以為失其初意然考毛晉跋是書曰自序謂上自周穆王以來則當以吉日癸巳石刻為卷首毛伯敦三銘是作序目後所得宜在卷末即子棐亦未敢妄為詮次蓋周益公未能精於考訂云云據此則周必大時之本已按時世為次其由來已久今刻修文集者但序時代不復存每卷末之原次益為疎耳今仍依



見行篇次著於録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集古録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

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寳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逺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

性頗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録以謂轉一作傳寫失眞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巳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别為録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

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在昔洛陽與余遊者皆一時豪儁之士也而陳郡謝希深善評文章河南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者必伸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時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者也宛陵梅聖俞善人君子

也與余共處窮約每見余小有可喜事懽然若在諸
已自三君之亡余亦老且病矣此叙之作旣無謝尹
之知音而集録成書恨聖俞之不見也悲夫嘉祐八
年歲在癸夘七月二十四日書

集古録目記　公子棐

集古録既成之八年家君命棐曰吾集録前世埋没缺落之文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豈徒出於嗜好之僻而以為耳目之玩哉其為所得亦已多矣故常序其說而刻之又跋於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序所謂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已粗備矣若撮其大要别為目録則吾未暇然不可以闕而不備也棐退而悉發千卷之藏而考之曰嗚呼可謂詳矣葢自文武以來迄于

五代盛衰得失賢臣義士姦雄賊亂之事可以動人耳目者至於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數千百年而後聚於此則亦可謂難矣其聚之既難則其久也又將遂散而無傳宜公之惜乎此也於是各取其書撰之人事迹之始終所立之時世而著之為一十卷以附於跋尾之後夫事必簡而不煩然後能傳於久遠今此千卷之書者刻之金石託之山崖未常不為無窮之計也然必待集録而後著者豈非以其繁一作多而難於

盡傳哉故著其大畧而不道其詳者公之志也熙寧二年二月記

右集古録序戍於嘉祐末年其云有卷帙次第無時世先後葢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此公述千卷不以世代為序之意也又云撮其大要别為録目因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此公述録目跋尾之意也至熙寧二年公之子叔弼記其後云公命棐曰吾跋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若撮其大要别為録

目則吾未暇棐乃盡發千卷著其大畧自今觀之公序明言别為録目而棐乃記公未暇之語世傳集古跋十卷四百餘篇而棐乃謂二百九十六篇雖是時公尚無恙後三年方亹然續跋纔十餘耳不應多踰百篇得非寫本誤以三百為二百或棐記在熙寧之前耶棐又云為十卷附跋尾之後今録目自為一書乃二十卷不過列碑石所在及其名氏歲月初無難者何未暇之有是皆可疑姑以棐所記附公本序之後而自周秦至於五

季皆隨年代為之序庶幾時世先後秩然不紊間有書撰出於一手其歲月相邇則類而次之又於每卷之末備存當時卷帙之次第既以便今亦不失其初云

集古録序經十一作重十

彝於一作彝于

所貪一作所好

予固一作吾固

集古錄卷一

宋 歐陽修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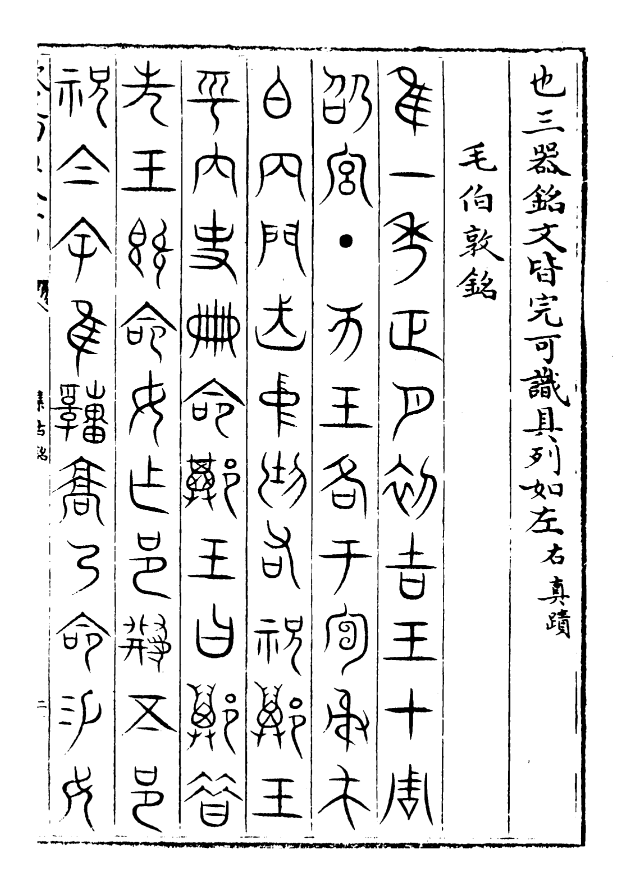
古敦銘 毛伯敦 龔伯彝 伯庶父敦

右毛伯敦銘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讀古文一作之銘識考知其人事蹟而長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予方集錄古

文故每有所得必模其銘文以見遺此敦原父得其盖於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爲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盖余集録最後得此銘當作録目序時但有伯冏銘吉日癸巳字最逺故叙言自周穆王以來叙巳刻石始得斯一作此銘乃武王時器也其後二銘一得盩厔曰龔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風曰伯庶父作舟姜尊敦皆不知爲何人

也三器銘文皆完可識具列如左 右真蹟

毛伯敦銘



赤市冋䜌黃鑾旂用事鄭
拜𩒨首敢對揚天子休命
鄭用作朕皇考龔伯䵼簋
鄭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孫
永寶用享

釋文

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格于宣射毛
伯入門位中庭右祝鄭王呼內史冊命鄭王曰鄭昔

先王既命女作邑一字未詳五邑祝今余隹亂商乃命錫女赤巿同冕齊黃鑾旗用事鄭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鄭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鄭其釁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薛尚功釋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召宮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內門立中庭佑祝郱王呼內史册命郱王曰郱昔先王既命女作邑繼五邑祝今余惟疃京乃命錫女赤巿彤冕齊黃鑾旂用事郱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郱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郱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龔伯彝銘

虘乍皇且益公文公武白
皇考龔白尊彝虘其熙萬
年無疆霝終霝命其子孫
永寶用享于宗室

釋文

虘作皇祖懿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尊彝虘其熙萬年無疆霝終霝命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室薛尚功釋云虘作皇祖盉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鼎彝虘其熙萬年無疆令終令命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亨于

宗室

伯庶父敦銘

[seal script inscription]

釋文

惟二月戊寅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其永寶用 薛尚

功釋舟為周餘同上

韓城鼎銘

隹王九月乙亥楚義曰余
是司林光姑君楚[illegible]余不
[illegible]其寧平[illegible]召德寶卿兼
朝中[illegible]所[illegible]辟[illegible][illegible]尺冬
[illegible]多不[illegible][illegible]皇命白[illegible]井
其用嘉遣其[illegible][illegible]資子內
[illegible][illegible]文庚[illegible]令里[illegible]建允
征[illegible]陽[illegible]明入吉金中止

寶尊鼎用康擾妥懷遠邇
君子晉姜用祈綽綰眉壽
作疐為亟萬年無疆用享
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右原甫既得鼎韓城遺余以其銘而太常博士楊南仲能讀古文篆籀為余以今文寫之而闕其疑者原甫在長安所得古奇器物數十種亦自為先秦古器記原甫博學無所不通為余釋其銘以今文而與南仲時有不

同故并著二家所解以俟博識君子具之如左右真蹟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余不
缺
安寧巠雝明德宣缺我猷用缺所辭辥缺

劉虔不缺　　　　吕龍我萬民嘉遺我錫鹵賚千兩

兮瀇文侯缺　　　　征緩缺　堅久吉金用作

寶尊鼎用康頣妥懷遠邦君子晉姜用蘄缺　麋壽

作惠缺　亟萬年無疆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右原父所寫如此

隹（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隹（惟）司（嗣同享）朕先姑君

晉邦余不叚（敢今作敢者擋文省）妄寧巠（經）䜌（雖）明德宣卲

（省隸作卹）我醻用𨶹厉辟辟姬（疑即毋字）𩰫久先㓷虔不彖（疑遂

字讀為墜）譖（諸）𧖟（鼏）章（享）㠯（卲）辟我萬民亂遂我㢭（疑易字）

𡆧（𡆧或胃字省）賮千兩勿灋文侯顯令畀（疑字）（畀）毌（疑毋字讀為貫）

𢓊（通）刖征緐（疑䌛字）湯鑞叚（受）久吉金用乍（作）寶䵼（䵼）

鼎用康𩓦（疑西夏字）妥（妥讀為雒）褱䢦䍃君子晉姜用𣃔（疑所字讀

為祈）䋣綰𩒨（疑𤔲字讀為眉）耇扚疐䋣為亟（極）萬年無彊（疆）用

高亨用德眖字疑允保冏其孫子三壽是利

右嘉祐己亥歲馮掖有得鼎韓城者摹其款識于石樂安公以南仲職典書學命釋其字謹按其銘蓋多古文奇字古文自漢世知者已稀字之傳者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說蓋古之事物有不與後世同者故不能盡通其作字之本意也其不傳者今或得於古器無所依據難以臆斷大抵古字多省偏旁而趣簡易故隹司巠㠯巳等字皆假借也鄭司農說周禮云古

者書儀但為義又云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

即位為公即立者是也　敎者進取也从叟故叟疑

為敎𡚾毋从女而象乳子形故姬疑為毋而繇讀

為繇　雝用邕聲邕从巛古文作㕣今此雝从水从

呂故疑為雝　魯字古作𣥦即旅字古人旅作𣥦膂者

字用𣥦為聲蓋古文魯旅者三字通用故譜疑為諸

易者篆文象蜥易形故似疑為易而讀為錫為賜

皆以聲假借也鹵从鹵古西字中象鹽形冐胃上象冐

中縠形故図冒二字𢁺者从ナ在甲下ナ今但用左古者尚右故ナ在甲下為𢁺故畢疑為𢁺亦恐借為俾讀毌音冠象穿寶貨形貫字从之𦘔或即毌字今毛詩有串夷字俗用為串穿之串而說文不載豈非𦘔字之省也故疑𦘔讀為貫通从辶凡从辶彳之字多通用故偁疑為通古語二字相屬者多為一字書之若秦鍾銘有字小篆字四方之字是也鹵古西字故𩞁疑為西夏字秦鍾銘亦有此字妥字說文無之𥁕古綏字省糸余其後相承讀如

婧故斿疑讀為綏　㫃音偃石鼓文旹作旳古之旌旂

悉載於車故疑䡅即旂字而从車借讀為祈近嘗有

得敦盞田者二銘旹有用𣫃萬耆之文故知然也

亹今㡌為許刃而亹芑之亹音門用之為聲詩鳧鷖音鷖

在亹又省為亹易繫辭亹又讀如尾亹門尾眉聲相

近又古者字音多與今異徐鉉所謂如皀亦音香亹亦音門乃音亦仍它皆倣此是也

豈亹眉古亦同音𡫸秦鐘銘亦有亹耆字故亹

疑為眉　爲者母猴也从爪而象其形故隸疑為眈

旼字字書所無而於文埶宜為允葢用吅省聲也它字不可識者猶十一二與其偏旁之異者若癸馬灬刃以之類皆今所不傳以小篆參求之不能仿佛以今揆之其間或當時書者鑄器者不必無謬誤矣姑盡淺學以塞公命云尒

嘉祐壬寅冬十月太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豫章楊南仲識

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埶有遺思焉及得原

甫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歸一體故古文所見者止此惜哉治平甲辰正月莆陽蔡襄

商雒鼎銘

右商雒鼎銘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雒其銘云惟十有四月既死覇王在下都雝公諴作隫鼎用追享丁于皇且考用气麋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雝公不知為何人原甫謂古丁寧通用蓋古字簡略以意求之

則得爾而蔡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

治平元年中伏日書

右器銘　鐘銘二　𨤲器銘一　字疑非𨤲　甗銘二　寶敦銘一

右古器銘六余嘗見其二曰甗也寶龢鐘也太宗皇帝時長安民有耕地得此甗初無識者其狀下為鼎三足上為方甑中設銅箄可以開闔製作甚精有銘在其側學士句中正工於篆籀能識其文曰甗也遂藏於秘閣余為校勘時常閲于秘閣下景祐中修大樂冶工給銅

更鑄編鐘得古鐘有銘于腹因存而不毁即寶龢鐘也余知太常禮院時常於太常寺按樂命工扣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圓至李照等奉詔修樂皆以朴鐘為非及得寶龢其狀正與朴鐘同乃知朴為有法也嘉祐八年六月十八日書 右真蹟

同前 緌和鐘 寶盉 寶敦

右古器銘四尚書屯田員外郎楊南仲為余讀之其一曰緌和林鐘其文磨滅不完而字有南仲不能識者其

二曰寳盉其文完可讀曰伯玉般子作寳盉其萬斯年子子孫孫其永寳用其三其四皆曰寳敦其銘文亦同曰惟王四年八月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弟姜寳敦散季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寳盞一敦而二銘余家集録所藏古器銘多如此也　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以服藥假家居書　右真蹟

自余集録古文所得三代器銘必問於楊南仲章友直暨集録成書而南仲友直相繼以死古文竒字世罕識

者而三代器銘亦不復得矣治平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有八字以孟饗攝事大廟齋宮書右真蹟

終南古敦銘

右終南古敦銘大理評事蘇軾為鳳翔府判官得古器於終南山下其形制與今三禮圖所畫及人家所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為敦也蓋其銘有寶尊敦之文遂以為敦爾右集本

叔高父煮簋銘

右煮䇫銘曰叔高父作煮䇫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寳用原父在長安得此䇫於扶風原甫曰䇫容四升其形外方内圓而小墯之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䇫亦外方内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為龜形一有與原甫所得真古䇫不同一有也字君謨以謂禮家傳其說不見其形制故名存實亡原甫所見可以正其謬也故并録之以見君子之於學貴乎多見而博聞也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周穆王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賛皇壇山上壇山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一有山字]以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為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又别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一作山]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土人謂壇山為馬蹬山以其巳字形類也慶歷中宋尚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模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遽命工鑿山取

其字龕于州廨之壁閱者為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書 右真蹟

敦匜銘 周姜寳敦 張伯煑匜

右伯冏敦銘曰伯冏父作周姜寳敦用夙夕享用蘄萬壽尚書冏命序曰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則此敦周穆王時器也按史記年表自厲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數共和以後接乎春秋年數乃詳葢自穆王傳共孝懿夷厲五王而至於共和自共和至今葢千有九百餘年

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遠也古之人之欲存乎久遠者必托於金石而後傳其堙沉埋没顯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然岐陽石鼓今皆在而文字剥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銘在者皆完則石之堅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銅取其不為燥濕寒暑所變為可貴者以此也古之賢臣名見詩書者常為後世想望矧得其器讀其文器古而文奇自可寳而藏之邪其

後張伯匜銘曰張伯作責匜其子子孫孫永寳用張伯

不知何人也三銘皆得之原父也古集本

敦匜銘 伯冏敦　張仲匜

嘉祐六年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而咸鎬周秦故都其荒基破冢耕夫牧兒往往有得必購而藏之以余方集古録文乃模其銘刻以為遺故余家集古録自周武王以來皆有者多得於原父也歸自長安所載盈車而以其二器遺余其一曰伯冏之敦其一曰張

仲之匜其形制與今不同而極精巧敦匜皆有銘而云匜獲其二皆有蓋而上下皆銘銘文皆同甚矣古之人慮遠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没零落幸其一在尚冀其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若此之煩也其於一用器為慮猶如此則其操修施設所以垂後世者必不苟二子名見詩書伯冏周穆王時人張仲宣王時人太史公表次三代以來自共和以後年世乃詳蓋自共和元年逮今千有九百餘年而穆王又共和前五世可謂

遠矣而斯器也始獲於吾二人其中間晦顯出入不可知以其無文字以志之也葢其出或非其時而遇或非其人者物有幸不幸也今出而遭吾二人者可謂幸矣不可以不傳故為之書且以為贈我之報歐陽修記 右集本

張仲器銘 集本

張仲作寶匜

奉之金鏤

其 其 其

光 用 揚

熊 用 饗 大

正 商 王 賓 饗

鼎 召 飲 張 仲

受 無 疆 福

飲 飲 鼎 鍘 張

仲 萬 壽

匽鋗雖四而文則一今類轉注偏傍之
或異者分注釋文四十一字於其下

張　仲　作　寶　薦

莫　之　金　欽　欽

欽　鋗　其　薦

其　之　其　黄　用　盧　諸

受　難　來

用　饗　大　正　音

王　寶　飱　其　召

飼

張 仲 受 無 彊

福 必 友 飤 飼

鼎 寶 張 仲 畀

壽

薛尚功編鼎彝款識有此

釋文五十一字附見于此

右張仲器銘四其文皆同而轉注偏傍左右或異蓋古人用字如此爾嘉祐中原父在長安獲二古器於藍田形制皆同有蓋而上下有銘甚矣古人之為慮遠也知

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一作復若此之煩也詩六月之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葢周宣王時人也距今實千九百餘年而二器始復出原甫藏其器予録其文葢仲與吾二人者相期於二千年之間可謂遠矣方仲之作斯器也豈必期吾二人者哉葢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爾是以君子之於道不汲汲而志常在於遠大也原甫在長安得古器數十作先秦古器記而張仲之器

其銘文五十有一其可識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餘以俟博學君子

石鼓文

右石鼓文岐陽石鼓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一有至字宣王刻詩一有爾字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一有十鼓二字適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

五一有磨滅二字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録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眞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

多其志所録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録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虚誕而難信况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廬陵歐陽某記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

右眞蹟

秦度量銘

右秦度量銘二按顏氏家訓隋開皇二年之推與李德林見長安官庫中所藏秦鐵稱權傍有鐫銘二其文正與此二銘同之推因言司馬遷秦始皇帝本紀書丞相隗林當依此銘作隗狀遂録二銘載之家訓余之得此二銘也迺在祕閣校理文同家同蜀人自言嘗遊長安買得（一有此字）二物其上刻二銘出以示余其一乃銅鍍不知為何器其上有銘循環刻之乃前一銘也其一乃銅方版可三四寸許所刻乃後一銘也考其文與家訓所

載正同然之推所見是鐵稱權而同所得乃二銅器余意秦時兹二銘刻於器物者非一也及後又於集賢校理陸經家得一銅板所刻與前一銘亦同益知其然也故并録之云嘉祐八年七月十日書 右眞蹟

秦昭和鐘銘

右秦昭和鐘銘曰秦公曰不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按史記秦本紀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為大夫卒莊公立卒襄公文公寧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

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相次立太史公於本紀云襄公始列為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為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鍾為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為十二公而銘鍾者當為景公也故並列之以俟博識君子治平元年二月社前一日書 右眞蹟

秦祀巫咸神文 一作秦誓文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

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懷熊元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為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横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熊槐頃襄王熊横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

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謬但史記或失之爾疑相傳寫為橫也右集本

之罘山秦篆遺文集本

右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嗣焉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為真李斯篆爾此遺者或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

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眞者邪

秦泰山刻石 一作書李斯篆後 集本

右秦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者矣苟有可以用於世者不必皆賢聖之作也蚩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一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篆字二字一作小篆之法出於秦李斯斯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欲滅先王之法而獨以己之所作刻石而示萬世何哉十四字一作至己之所作則爲萬世不可朽之計何其愚哉

按史記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

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于(一作於)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一有此字)詔僅在所(一無二字)存數十字爾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大(六字一作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一無此六字)又有別本云(一無此字)出於夏竦家者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一無此十一字)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皆不足貴也(一無此五字)余友江鄰幾(一作休復)謫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

也然而（二字一作其）四面皆（一有石字）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一有也字）然風雨所剥其存者纔此數十字（一無此三字）而已本鄒幾遺余也比今俗傳嶧山碑本特爲眞者爾（一無此十九字只作休復字隣幾）

秦嶧山刻石

右秦嶧山碑者始皇帝東巡羣臣頌德之辭至二世時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而人家多有傳者各有所自來昔徐鉉在江南以小篆馳名鄭文寶其

門人也甞受學於鉉亦見稱於一時此本文寶云是鉉所模文寶又言甞親至嶧山訪秦碑莫獲遂以鉉所模刻石於長安世多傳之余家集録别藏泰山李斯所書數十字尚存以較模本則見真偽之相遠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 右真蹟

同前 一作秦二世詔

右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較之字之存者頗多而磨滅尤甚其趙嬰楊樛姓名以史記考之乃微可

辨其文曰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於泰山存者而泰山之石又滅盛德二字其餘則同而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而附録于一作於此者古物難得兼資博覽爾益集録成書後八年得此于一作於青州而附之熙寧元年秋九月六日書 右眞蹟

前漢二器銘 林華宮行鐙一 蓮勺宮博山爐 歲月見本文

劉原父帖

近又獲一銅器刻其側云林華宫行鐙重一斤十四兩五鳳二年造第一今附墨本上呈

右林華宫行鐙銘一蓮勺宫銅博山爐下盤銘一皆漢五鳳中造林華宫漢書不載宣帝本紀云困於蓮勺鹵中注云縣也亦不云有宫葢秦漢離宫别館不可勝數非因事見之則史家不能備載也余所集録古文自周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求之久而不獲每以為恨嘉祐中友人劉原甫出為永興守長安秦漢

古都多古物奇器埋没於荒基敗冢往往為耕夫牧竖得之遂復傳於人間而原甫又雅喜藏古器由此所獲頗多而以余方集古文故每以其銘刻為遺既獲此二銘其後又得谷口銅甬銘乃甘露中造由是始有前漢時字以足余之所闕而大償其素願焉余所集録既博而為日滋久求之亦勞得於人者頗多而最後成余志者原甫也故特誌之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日書

右眞蹟

前漢谷口銅甬銘 歲月見本文

右漢谷口銅甬原父在長安時得之其前銘云谷口銅甬容十其下減兩字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後銘云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甘露元年十月計掾章平左馮翊府下減一字原父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始元甘露皆宣帝年號一有也字余所集録千卷前漢時文字惟此與林華行鐙蓮勺博山鑪盤銘爾治平元年六月九日書 右眞蹟

前漢鴈足鐙銘

此跋本與漢二器銘銅甬銘共為一卷

裴如晦帖

煜頃嘗謂周秦東漢往往有銘傳於世閒獨西漢無有王原叔言華州片瓦有元光字急使人購得之乃好事者所為非漢字也侍坐語及公亦謂家集所闕西漢字耳煜守丹楊日蘇氏者出古物有銅鴈足鐙制作精巧因辨其刻則黄龍元年所造其言縈宮二史閒未始概見遂摹之欲寄左右以為集古録之一

事會悲苦不果昨偶開篋見之謹以上獻亦聞原甫於秦中得西漢數器不知文字與此類不煜再拜治平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後三年余出守亳社而裴如晦以疾卒于京師明年原甫卒于南都二人皆年壯氣盛相次以殁而余獨巋然而存也熙寧壬子四月右真蹟

後漢西嶽華山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西嶽華山廟碑文字尚完可讀其述自漢以來云

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廵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祀後不承前至於亡新寖用丘虛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弘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其大畧如此所

謂集靈宫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一有爾字）則余之集録不為無益矣（一無此十字）治平元年閏五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後漢樊毅華嶽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樊毅華嶽碑云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能興雲雨産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親自巡省暨夏殷周末之有改秦違其典壁遺鄗池二世以亡漢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克昌亡新滔

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掃頑凶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命守斯邦孟冬十月齋祠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畀廟舍舊久牆屋傾亞特部行事荀班縣令先讜以漸補治此其事也又云功曹郭斂等遂刋玄石銘勒鴻勲其字畫頗完其文彬彬可喜惟以周禮職方氏為識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訛缺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葢識誌其義皆通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右真蹟

同前

右漢樊毅修華嶽廟碑云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季冬巳巳弘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祀躬親自往齋室逼窄法齋無所於是與令巴郡朐忍先讜圖議繕故二年正月己卯興就刻玆碑號吏卒挾路據此碑乃即時所立而太守生稱諱者何哉治平元年末伏日書 右眞蹟

後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按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祀西嶽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有垢臣以神嶽至尊宜加恭肅輙遣行事荀班與華陰令先讜以漸繕治成就之又曰讜言縣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用穀藁三千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倍小民不堪有饑寒之窘違宗神之敬

乞差諸賦復華下十里以内民租田口筭臣輒聽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豰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漢家制度今不復見惟余家集録漢碑頗多故於磨滅之餘時見一二而此碑粗完故録其首尾以傳臣豰者樊豰也 右集本

後漢北嶽碑 歲月見本文 集本

右漢北嶽碑文字殘滅尤甚莫詳其所載何事第其隱隱可見者曰光和四年以此知為漢碑爾其文斷續不

可次序益多言珪幣牲酒黍稷豐穰等事似是禱賽之文其後有二人姓名偶可見云南陽冠軍馮巡字季祖甘陵夏方字伯陽其餘則莫可考矣

後漢無極山神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無極山神廟碑文字磨滅斷續然尋繹次序其可見者尚可成文云太常臣躭丞敏頓首上尚書謹按文書男子常山益高上黨范遷為元氏三公神山去年五月常山相巡詣山請雨山神即使高傳言白國縣即與

封龍靈山無極山共興雲雨常山相巡元氏令王翊各以一白羊賽復使高與遷俱詣太常為無極山神索法食臣疑高遷言不實輙移本國令常山相巡書言郡督郵言無極山體可三里所立石為體長二丈五尺所山周匝二十餘里其三公封龍靈山皆得法食乞令無極山比三山祠牲出王家以珪璧為信愚臣如巡言請少府給珪璧故事須報臣肬愚戆頓首頓首上尚書制曰可尚書令忠奏雒陽宫太常承書從事光和四年八月

十七日丁酉尚書令忠下太常躭丞敏下常山相其奏章如此其後遂言造廟事而有銘其文多不載按漢奏章首尾皆言臣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而此碑所載太常一有奏字章首尾不稱死罪而丞敏又不稱臣莫曉其制碑後又列常山官屬云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元氏令王翊字元輔云治平元年四月二日書右眞蹟

後漢桐柏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桐柏廟碑磨滅雖不甚而文字斷續粗可考次蓋

南陽太守修廟碑也其辭云延熹六年正月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奴下正闕一字當是其姓又云尊神敬祀立廟桐柏春秋宗禜災異告變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一作宗太守奉祀二十餘年不復身至遣丞行事簡畧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桐柏來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望增廣壇場又云執玉以沈為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其大意止於如此

其後有頌亦可讀第不見太守姓名爾然不著他事惟修廟祀神爾桐柏淮瀆廟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

右眞蹟

後漢殽阬君神祠碑光和四年

右漢殽阬君神祠碑在鄭縣慶歷中樞密直學士施君為陜西都轉運使為余模此本云碑文已磨滅初不可辨以麪填其刻稍尋其點畫命工鐫治之乃可讀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不完故斯碑歷歷可見也惟裴䧺姓

名為鄉人鐃去矣殽阬所以畜洩水患據碑文云自亡新以來廢之則前漢時已有之矣光和中畔為鄭縣令始修復之事見水經及華州圖經殽阬君祠今謂之五部神廟其像有石隄西戍樹谷五樓先生東臺御史王蒯將軍皆莫曉其義施君名昌言今為涇原路安撫使

右集本

古敦銘 録目元第九百四十一

敦乃武王 下二字一作文武

韓城鼎銘 元第七百六十一

亦自 一作嘗

商雒鼎銘元附九百四十一

古器銘元第三百七十一　存丙一無丙字

同前元第五百九十一　般子款識法帖無子字　斯年款識法帖無斯字　八月款識法帖此下有初吉字　暨集録一作古

終南古敦銘元第二百四十一　初莫知為敦也一無此六字

煮簋銘元第四十一　煮款識法帖作旅

[illegible]

[illegible]　此盉銘

此腹銘

右一器其銘云叔高父作煮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其容四升外方內圜而小堉之望之畧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腹有甲也今禮家作簋內正圜外正方刻蓋正為龜形猶有近也不全與古同耳

此銘劉原甫在永興得古銅簋模其銘以見寄其後原甫所書也

禮家作簋傳其說不知其形制故名存實亡此器可以正其繆也甲辰正月十二日襄

周穆王刻石（元第七百六十一）天子登（上二字一作三）此山（一作北山）癸巳至如此而（十三字一作圖經云癸巳誌其日也）鑿山（一無山字）

敦匜銘（元附八百九十一）匜（一作匜款識法帖作匜）史記（此下一有本紀二字）治平元年正月二日書（一有此九字）

敦医銘（元無卷第）

張仲器銘（元第八百九十一）古人（一作古之人）嘉祐八年十二月二

十八日書一有此十二字

石鼓文元第二百一 右石鼓文此下一有在字千有一無有字獨無石鼓此下一有文字猶有一作獨有

秦度量銘元第六百六十一

秦昭和鐘銘元第三百四十一

秦祀巫咸神文元第四百一 熊適一作商

又別本秦祀巫咸神文祀朝那文附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者一無此字以其

言楚王熊相之罪也史記世家楚自成王以後王名一無此二字有熊疑熊良夫熊商熊槐熊元而無熊相詛一作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一無此二字倍十八世之詛盟則秦一無此二字自穆公十八世為惠文王也又按秦本紀與楚世家自平王娶婦於秦其後累世不以兵交至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及惠文王時與楚懷王熊槐屢相攻伐則秦所詛者是懷王也但史記以為熊槐者失之爾槐相二字相近蓋轉寫之

誤當從詛文石刻以相為正又有祀朝那湫文其文一無此一字與此同今附于後熙寧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書

秦篆遺文元第三百六十一嗣焉石刻作為臣斯石刻作德此遺一有文字或云一作曰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一有此十字

泰山刻石元第一百二十一賢聖一作聖賢秦始一無秦字此詔一作詔書余友一有人字嘉祐八年五月十日書一無此九字

嶧山刻石元第九百五十一而附一無而字

漢二器銘（元第八百一十一）茲久（一作滋久）得於（一作得之於）

銅甬銘鴈足鐙銘（元附八百二十一）

華山廟碑（元第八百四十一）如此（此下一有其記漢祠四岳事見本末十字）

華嶽碑（元第七百二十一）享（古碑作亨）班（古碑作班）同前（元第三百一）

復民賦碑（元第二百一十一）西（一作華）嶽廟（山下一有請字）荀班（古碑作班）就之（此下亦有後仍雨廿有五字）口（一有葬字）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一有此十字）

北嶽碑（元第七百三十一）考矣（一作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一有

（此九字）

無極山神廟碑（元第四百九十一）愚臣（古碑作吕）請少府（一作請以少府）

桐柏廟碑（元第一百九十一）又云（一無此二字）災害（一作異）

𣪍阮神祠碑（元第二百九十一）在（一作今在或作在今）斯碑（二字上一有獨字）復

之（此下一有時字）治平元年二月一日書（一有此九字）

集古録卷一

集古録卷二

宋　歐陽修　撰

後漢堯母碑 歳月見本文

右漢堯母碑漢建寧五年造其文畧曰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遂以侯伯恢踐帝下有闕慶都僊没蓋葬于兹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黄屋堯所奉祠三代改易荒廢不修漢受濡期興滅繼絶如堯為之遂遭亡新禮祠

絶矣故廷尉（姓名磨滅不可讀矣）深惟大漢堯之苗冑當修堯祠追遠復舊前後奏上帝納其謀歲以春秋奉大牢祠時濟陰太守魏郡審晃成陽令博陵管遵各遣大掾輔助（闕一字）君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此其大槩也按皇覽云堯家在濟陰成陽呂氏春秋云堯葬榖林皇甫謐云穀林即成陽然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無堯母葬處惟見於此碑葢亦葬成陽也而諸書俗本多為城陽獨此碑為成陽當以碑為正碑後列當時人名氏又云審晃字

元讓管遵字君臺又云漢受濡期莫曉其義也右集本

後漢堯祠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堯祠碑在濟陰碑云帝堯者葢昔世之聖王也又曰聖漢龍興纂堯之緒祠以上儀至於王莽絶漢之業而壇場夷替屏攝眞蹟作攝無位大抵文字磨滅字雖可見而不復成文其後有云李樹連理生於堯祠太守河南張寵到官始初出錢二千敬致禮祠其餘不能一作可讀也碑後有年月葢熹平四年建也治平元年五月晦日

後漢堯祠祈雨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堯祠祈雨碑首尾殘滅其僅可識者有云股肱賢良廣祈多福虔虔夙夜又云常以甲子日詔太常陳上古之禮舞先王之樂又云延熹十年仲春二月陽氣侵陰又云享祀羣神仰瞻雲漢又曰嘉澍優霑利茂萬物又云孟府君知堯精靈與天通神修治大殿以此知為祈雨於堯祠也堯祠在漢濟陰郡孟府君者當是濟陰

郡太守也其餘隷字完者頗多亦往往成句但斷續不可次序爾 右集本

後漢老子銘 歳月見本文

右漢老子銘按桓帝本紀云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至十一月又遣中常侍管霸祠之而此碑云八月夢見老子而祠之世言碑銘蔡邕作今檢邕集無此文皆不可知也 右眞蹟

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歳月見本文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
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
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
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
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祠
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
羊豕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為如瑛言可許臣雄臣戒愚
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

按漢書元嘉元年吳雄為司徒二年趙戒為司空即此云臣雄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姓乙字仲卿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完可讀録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與羣臣上尚書者小異也又見漢祠孔子其禮如此

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後漢修孔子廟器碑一作表 缺歲月見本文

右漢一有朝字韓明府修孔子廟器碑云永壽二年青龍二字一作歲在涒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也按

爾雅云歲在申曰涒灘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永壽明年一有歲次二字丙申曰歲在涒灘是矣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前漢文章之盛庶幾三代之純深自建武以後頓爾衰薄崔蔡之徒擅名當世然其筆力辭氣非出自然與夫揚馬之言醇醨異味矣及其末也不勝其弊霜月皇極是何等語韓明府者名勑字叔節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勑者豈自余學之不博乎春秋左氏傳載古人命名之說不以為

名者頗多故以勑爲名者少也治平元年二月晦日書

右眞蹟

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魯相上尚書章其畧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夘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宮復禮孔子宅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建寧靈帝年號也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

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書以致達而已余家集録漢碑頗多亦有奏章患其磨滅獨斯碑首尾完備可見當時之制也又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耀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讖緯不經不待論而可知甚矣漢儒之狹陋也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為漢而已哉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書 右真蹟

後漢碑陰題名 歳月未詳

右漢碑陰題名不知為何人碑余家集録古文既多或失其所得之自然漢碑存於今者惟華嶽與孔子廟最多其陰往往列修廟人姓名并記其所出錢數不過三百至五百今斯碑所題文字缺滅而中間有錢各五百四字則似是修廟人所記其人可見者有濟陰定陶蔡顥子盛山陽金鄉張諺季德河南宛陵趙堂世萇南陽南鄉鄧升升遠濟陰成武周鳳季節而其餘人姓名邑里多不完又時時有故吏字不知為何人祠廟第以漢

隷難得録之爾治平元年閏五月八日書 右真蹟

同前

右漢碑陰題名不知為何碑之陰葢余家集録既多而或失其所得之處又其文字磨滅莫可考究惟有錢各五百四字似是漢時修廟人爾漢碑今在者惟華嶽與孔子廟中最多其碑陰題名者往往各書所出錢數不過三百五百也而此碑所列邑里姓名字完可見者尚十餘人然皆是濟陰山陽彭城汝南陳留人則疑為修

孔子廟人也今列於後覽者可以察焉濟陰定陶蔡顗子盛濟陰張翔季審陳留酸棗李直顯節山陽金鄉張謗季德河南宛陵趙堂世萇南陽南鄉鄧升升遠濟陰成武周鳳季節山陽昌邑田脩元尊濟陰成武史楞世明彭城朱翔元舉右眞蹟

同前

右漢碑陰題名二皆不知為何碑陰其人各記所出錢數似是漢時修廟人題名余家集録華嶽及孔子廟碑

多如此此亦疑是二廟中碑前碑殘滅尤甚第時有門生濟南東郡等字而姓名無復完者後碑則有議曹功曹騎吏有蓮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知是何名號又有闕一字陽候長祋祤候長則是縣吏之名其隸字不甚精又無事實可考姑録其名號以俟知者爾 右集本

後漢張公廟碑 歲月見本文　眞蹟

右漢張公廟碑在黎陽而碑無題首又其文字殘滅不

可考究莫知為何碑第時時得其字之可識而僅成文者曰惟和平元年正月丙寅和平桓帝年號以此知為漢碑也又曰豐碑廟堂之前又曰於穆張公則又知為張公廟碑矣又云國無災祲屢獲豐年作歌九章頌公德芳其辭有云公與守相駕蜚魚往來倏忽遠熹娛祐此兆民寧厥居其餘字畫尚完者甚多但不成文爾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是日奏事垂拱退召赴延和閤謝契丹禮物遂歸休

後漢公昉碑 一作仙人唐君碑 歲月未詳

右漢公昉碑者逌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為公昉脩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子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為王莽居攝二年君為郡吏啖瓜旁有真人一有居字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即至

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徙為御史(一作吏)鼠齧被具君乃畫地為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敕尉部吏収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脩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為怪妄矣嗚呼自聖人歿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以來(一作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

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為吾儒者往往韋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以旱開宫寺祈雨五月中一日休務假書 右眞蹟

後漢析里橋郙閣頌 歲月見本文

右漢析里橋郙閣頌建寧五年立云惟斯析里處漢之右溪源漂疾横注於道涉秋霖漉稽滯商旅休謁往還常失日晷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溪既然郙閣尤甚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為萬柱遭遇隤納人物俱隋一作隳沉没洪淵醲列為禍於是太守阿陽李君諱會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綏濟聞此為難其日久矣乃俾府掾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橋於㽞乃造又醳散關之嶃漯從朝陽

之平慘減西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導江河以靖四海經紀厥績艾康萬里乃作頌曰頌後又有詩皆磨滅不完其云遭遇隤納又云醳散闗之嶃漯徙朝陽之平慘刻畫適完非其訛繆而莫詳其義疑當時人語與今異又疑後人用字簡畧假借不同爾故録之以俟博識君子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右眞蹟

後漢人闕銘 歲月未詳 眞蹟

右漢人闕銘二其一曰永樂少府賈君闕其一曰雒陽

令王君闕二者皆不知為何人按漢書桓帝母孝崇匽皇后居永樂宮和平元年詔置太僕少府如長樂故事又按顔師古注地里志曰魚豢眞蹟誤作券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加隹師古謂光武以後始改為雒然則二人者皆後漢時人也又按漢書儀長樂少府以宦者為之則賈君者葢亦宦者也治平元年九月十五日書

後漢文翁石柱記歳月見本文

右漢文翁石柱記云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旻天季月

修舊築周公禮殿始自文翁開建泮宫據顔有意益州學館廟堂記云按一無此字華陽國志文翁為蜀郡守造講堂作一無七字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初間烈火為災堂及寺舍並皆焚燎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眹於玉堂東復造一石室為周公禮殿有意又謂獻帝無初平五年當是興平四字一作當如華陽志為興平元年益時天下喪亂西蜀僻遠年號不通故仍稱舊號也今檢范曄漢書本紀初平五年正月改為興平顔說是也治平元年

六月十三日書 右眞蹟

後漢文翁學生題名

右漢文翁學生題名凡一百有八人文學祭酒典學從事各一人司儀主事各二人左生七十三人右生三十人文翁在蜀教學之盛爲漢稱首其弟子著籍者何止於此蓋其磨滅之餘所存者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右眞蹟

後漢泰山都尉孔君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泰山都尉孔君碑云君諱宙字季將二字一作秀特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年六十一延熹四年正月乙未以疾卒一有于家二字其序官閥甚簡又或殘滅不完但見其舉孝廉為郎遷元城令遂為泰山都尉爾其辭有云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己宙人臣而引禹湯以為比在今人於文為不類葢漢世近古簡質猶如此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書右眞蹟

後漢孔宙碑陰題名

右漢孔宙碑陰題名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授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宙孔子十九世孫為泰山都尉自有録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書 右眞蹟

後漢孔君碑
歲月見本文
眞蹟

右漢孔君碑其名字磨滅不可見而世次官閥粗可考

云孔子十九代孫頴川君之元子也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遭太守君憂服竟拜尚書侍郎治書御史博陵太守遷下邳相河東太守建寧四年十月卒其餘文字歷歷可讀以其斷絶處多文理難續故不復盡録然其終始畧可見矣惟其名字皆亡為可惜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後漢孔德讓碑一作碣　歲月見本文

右漢孔德讓碑葢其名已磨滅但云字德讓者宣尼公

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也仕歴郡諸曹史年二十永興一年七月遭疾不禄碑在今兖州孔子墓林中永興孝桓帝年號也一有都尉者其人二字一作德讓一宙也五字早卒無事蹟可考余集録所藏一有獨闕二字孔林中漢一無此字碑最後得此遂無遺者葢以其文字簡少無事實故世人遺而不取獨余家有之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日書右眞蹟

後漢劉寛碑中平二年

右漢太尉車騎將軍特進逯鄉二字一作封昭烈侯劉公碑

公諱寛有兩碑皆在洛陽余家集録皆得之其一故吏李謙所一作等立而此碑門生殷包等所一無此字立其所書與李謙等一作碑所載不異惟漢隸難得當録二字一作故録之漢公卿一有卒字故吏門生各自立碑以伸感慕惟見於此今人家碑碣非其子孫則他人不為立也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　右眞蹟

後漢太尉劉寛碑　同前

右漢太尉劉寛碑漢書有傳其官閥始卒與碑多同而

傳載遷官次序頗畧蓋史之所記善惡大事官次雖小畧不足為失惟其繆誤與闕其大節不可不正碑云大將軍以禮脇命拜侍御史遷梁令三府並用博士徵皆不就司隸校尉舉其有道公車徵拜議郎司徒長史而傳但云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今據碑止四遷爾博士未嘗拜也碑於長史下遂云入登侍中延熹八年地震有詔詢異而拜尚書遷南陽太守拜太中大夫復拜侍中屯騎尉宗正光禄勲遂授太尉傳至太中大夫始

云遷侍中其前自長史入登侍中史闕書也碑又云固疾遜位拜光禄大夫遷衛尉復作太尉而傳云以日食免拜衛尉以日食免當從傳為正而不書光禄大夫史闕也其餘皆同故不復録 右集本

後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寛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寛子松之碑陰也寛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

其裔孫湖（一作胡）城公輿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為再立之并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輿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一有各字）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而（一無此字）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為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

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嘉祐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書 右眞蹟

後漢楊震碑 歲月未詳

右漢楊震碑首題云漢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文字殘缺首尾不完其可見而僅成文者云聖漢龍興神祇降

祉乃生于公又云窮神知變與聖同符鴻漸衡一作于門羣英雲集又云貽我三魚以章懿德又云大將軍辟舉茂材除襄城令遷荆州刺史東萊涿郡太守又云司徒太尉立朝正色恪勤竭忠其餘字存者多而不復成文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右眞蹟

後漢楊震碑陰題名

右漢楊震碑陰題名者一百九十人其餘磨滅不完者又十餘人余家所録漢碑陰題名頗多或稱故吏門生

弟子或稱從事曹掾之類其人皆著州縣邑里名字甚詳獨此碑所書簡畧直云河間賈伯錡博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人者皆然疑其所書皆是字爾葢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甞有名兩字者也漢隷世所難得幸而在者多殘滅不完獨此碑刻畫完具而隷法尤精妙甚可喜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 真蹟

後漢沛相楊君碑 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沛相楊君碑在閿鄉楊震墓側碑首尾不完失其

名字按後漢書震及中子秉秉子賜賜子彪皆有傳又云震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侍中奇子亮陽城亭侯又云少子奉奉子敷敷子衆務亭侯又有彪子修楊氏子孫載於史傳者止此爾不知沛相為何人也碑云孝順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見拜郎中遷常山長史換犍為府丞宰司累辟應于司徒州察茂才遷鮦陽侯相後拜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年五十六建寧元年六月癸丑遘疾而卒其終始尚可見而惜其名字亡矣治平元年六

月十日書

後漢繁陽令楊君碑 熹平中

右漢繁陽令楊君碑首尾不完文字磨滅可識者四百三十字不可識者六十一字碑云君遭叔父太尉薨委榮輕舉吏民攀轅守闕上書運穀萬斛助官賑貧以乞君還又云君一作富波君之子按漢書楊震子牧為富波相君乃牧子也叔父太尉者秉也出米乞令前史所無惜其名字磨滅不可見矣嘉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書

右眞蹟

後漢高陽令楊君碑

右漢高陽令楊著碑首尾不完而文字尚可識云司隷從事定頻俟相最後為善俟相善上一字磨滅不可見葢其中間甞為高陽令而碑首不書最後官者不詳其義也按楊震碑高陽令著震孫也今碑在震墓側一有也字

右眞蹟

後漢楊君碑陰題名眞蹟

右漢楊君碑陰題名首尾不完今可見者四十餘人楊震子孫葬閿鄉者數世碑多殘缺此不知為何人碑陰其後有云右後公門生又云右沛二字集本作後史君門生沛君疑是沛相者自有碑而亡其名字矣後公亦不知為何人也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同前真蹟

右漢楊君碑陰題名凡一百三十一人有稱故吏者故民者處士者故功曹史者故門下佐者類例不一似當

時人各隨意書之而文字磨滅僅可讀其姓名字俱完可識者八十三人其餘或在或亡葢後漢楊震墓域中碑也楊氏墓在閺鄉有碑數庁皆漢世所立余家集録得其四震及沛相繁陽高陽令碑并得碑陰題名然一有字鄉得時參錯不知為何碑之陰也其名氏可見者當時皆無所稱述顧其人亦不足究考第以漢隸眞蹟金石所傳者至今類多磨滅可惜故録之爾治平元年三月晦日書

後漢碑陰題名

右漢碑陰題名在閿鄉楊震墓側文字磨滅不復可考其僅可見者曰候長汾陰趙遺子宣侯上滅一字又曰故督郵曹史縣功曹鄉部吏栢昱等人名鄉上又滅一字又曰西鄉亭長栢昱子政又曰鄉亭長翟國相如鄉上又滅一字又曰麟都亭長陰定安定谷口亭長方文雅方上又滅一字東門亭長梁忠子孝四望亭長呉鴻子名麟武亭長常蒿君宣其餘缺裂不完葢楊氏子孫

當時皆葬閿鄉碑碣往往磨滅此不知為誰碑也治平五年五月二十日謝雨致齋于太社書 右真蹟

後漢楊公碑陰題名 真蹟

右漢楊公碑陰題名楊氏世葬閿鄉墓側皆有碑今其存者四余家集録皆得之乃太尉沛相高陽繁陽令也此碑陰者不知為何人碑文字殘缺其僅存者十五人又滅其一其在者十四人曰懷陵圉令相蔣禧字武仲宜禄長蕭劉瑞字仲祐孝廉杍秋劉旭字子明太官日

丞譙曹臻字建國辭曹史鄭公孫銀字山根門下書佐史韓純字子敬豊畢珮字廣世鄭孟縱字河洛決曹書佐鄭公孫暘字元暘皆稱故吏又有故吏（一無二字）贊陳俊字仲顯靳夏陽字儀公靳皃銀字伯玉杍秋劉順字子選沛周儀字帛民凡五人皆不著職（一有但稱故吏四字）而孟縱字河雒周儀字帛民文字皆完非訛繆而莫曉其義也

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

後漢殘碑陰（歲月未詳）

右漢殘碑陰前後二字一作亦磨滅不知爲何人碑其知爲漢碑者葢其隸字非漢人莫能爲也其字僅可見者尚數十而姓名完者九人曰王伯鄉趙仲方賈元周王景陽賈元輔宗石處王仲宣馬安國王通國皆無官號邑里莫知爲何人惟漢隸在者少爲難得故録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右眞蹟

後漢朔方太守碑陰歳月見本文

右漢朔方太守碑陰題名一無此字云永壽二年朔方太守

上郗仇君察察下滅一字除郎中大曲長大下又滅一字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明府見下又滅一字立祠刊石表章大聖之遺靈永示來世之未（一作末）末下又滅一字謹出錢千千下又滅兩字者下行因紀姓名（一無七字）據此乃當時修廟出錢人爾今其姓名往往可見云衙鄉三老時勤伯秋上官鳳季方録事史楊禹孟布衙主記掾楊綬子長門下功曹裴篤伯安倉曹掾任就子優又有集曹掾軍（一作君）假司

馬之類名字多不完其所出錢不過三百至五百葢漢世物輕幣重今華嶽孔子廟碑陰所列亦皆如此其所立祠葢不知為何廟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 右真蹟

後漢劉曜碑 一有并歲月未詳 陰二字 真蹟

右漢劉曜碑在今鄆州界中文字磨滅僅有存者云諱曜字季尼年七十三其餘爵里官閥卒葬歲月皆不可見字為漢隸亦不甚工惟其銘云天臨大漢錫以明悊碑首題云漢故光祿勲東平無鹽劉府君之碑以此知

為漢碑也治平元年四月一日書

後漢北海相景君銘 歲月見本文

右漢北海相景君銘其碑首題云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其餘文字雖往往可讀而漫滅多不成文故君之名世邑里官閥皆不可考一作見其可見者云惟漢安二年北海相任城府君卒城下一字不可識當為景也漢功臣景丹封櫟陽侯傳子尚尚傳子苞苞傳子臨以無嗣絶安帝永初中鄧太后紹封苞弟遽為監亭侯

以續毋後自是而後史不復書而他景氏亦無顯者漢安順帝年號也君卒於順帝時蓋與遽同時人也碑銘有云不永麋壽余家集録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為麋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書 右眞蹟

後漢謁者景君碑

右漢景君碑尤磨滅惟謁者任城景君數字尚完其餘班班可見者皆不能成文故其年世壽考功行卒葬莫

可考也葢漢隷今尤難得其磨滅之餘可惜爾右集本

後漢景君石郭銘

右景君石郭銘者余既得前景君碑又得此銘皆在任城不知一景君乎將任城景氏之族多耶文字磨滅不可考故附於此熙寧三年正月朔旦山齋記右眞蹟

後漢袁良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袁良碑云君諱良字卿卿上一字磨滅陳國扶樂人也厥先舜苗世為封君周興虞閼父自此而滅又云

湍為陳侯至玄孫濤塗以字立姓曰袁自此又滅又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葢不知為何人也又云孝武征和三年曾孫斬賊先勇拜黃門郎曾孫滅其名賊下亦又一作滅一字又曰封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户覺子經嗣經覺子山嗣傳國三世至王莽而絶君即山之曾孫也舉孝廉郎中謁者將作大匠丞相令廣陵太守討江賊張路等威震徐方謝病歸家孝順初初下數字滅一作滅數字又云府舉君

拜議郎符節令其後又云永建六年二月辛其碑首題云漢故國三老袁君碑而碑文有使者持節安車又有几杖之尊袒割之養君實饗之之語以此知良嘗為三老矣其餘磨滅雖時時可讀而不能次第也又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九龍殿名惟見於此治平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夏至假書 右真蹟

後漢張平子墓銘 永和四年

右漢張平子墓銘世傳崔子玉撰并書按范曄漢書張

衡傳贊云崔子玉謂衡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此銘有之（四字一作今銘有此語）則眞子玉作也其刻石爲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天聖中有右班殿直趙球者知南陽縣事因治縣署毀馬臺得一石有文驗之迺斯銘也遂龕於聽事之壁其文至凡百君子而止其後（一有半字）亡矣其在向城者今尚書屯田員外郎謝景初得其半於向城之野自凡百君子以上則亡矣（三字一作其前半亡矣）今以二本相補續其文遂復完而闕其最後四字然則昔人爲二

本者不為無意矣據徐方回所計二十一字迺趙球所得南陽石之亡者二十一字一作唐寶應中有徐方回者別得二十一字云是銘最後文疑球所得南陽石之半亡者爾今不復見則又亡矣惜哉嘉祐八年歲在癸卯十月十八日書右眞蹟

堯母碑元第四百六十一堯母一有祠字㑆踐帝一有宮字奉祠一作祀讀矣一無矣字諸書此下一有皆字嘉祐元年三月二十九日書一有此十一字

堯祠碑元第七百九十一屛懾眞碑及公跋皆作屛懾或因國語并左氏傳疑懾為攝非

祈雨碑元第九百六十一又云一作云斷續一作絶治平元年六月

六日書一有此九字

老子銘元第一百六十一

置孔子廟卒史碑元第三百九十一辟雍一作廱碑作雍

修孔子廟器碑元第三百五十一莫曉莫字上一有者字

孔子廟碑元第四百七十一

碑陰題名元第八百一斯碑一無碑字世萇一作長

同前元第八百二十一又有此下闕一頁字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

一有此十字

張公廟碑 元第八百六十一 災祲 一作寇

公昉碑 元第五百七十一 府君 一無君字 君從 碑作從

鄐閣頌 元第九百八十一 府掾 碑作官掾 衡從朝 碑作從朝 經紀 碑作記

後漢人闕銘 元第七百八十一 人也 一無也字

石柱記 元第二百二十一

文翁學生題名 元第六十一

都尉孔君碑 元第三百八十一 宙人臣 一作宙為人臣 此也 一無也字

孔宙碑陰題名 元第八百六十一

孔君碑 元第七百一

孔德讓碑 元第八百五十 漢碑最 一作碑最多

劉寬碑 元第二百七十一 般包 古碑作苞

太尉劉寬碑 元第二百六十一 漢書 二字上一有寬字 善惡大事 事一作節

與闕其大節 一無五字 舉其有道 四字一作舉茂才太尉舉有道 而拜 一作舉拜

屯騎 此下一有校字 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 一有此十字

劉寬碑陰題名 元第五百二十一

楊震碑 元第九十一 降祉 一作祚

楊震碑陰題名 元第八百七十一

沛相楊君碑 元第十一 長子 一無長子

右漢楊君碑者其名字皆已磨滅惟其銘云明明楊君其姓尚可見爾其官閥始卒則粗可考云孝順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見帝嘉其忠臣之苗器其璵璠之質詔拜郎中遷常山長史換犍為府丞非其好也迺翻然輕舉宰司累辟應于司徒州察茂才遷鮦陽侯

相金城太守南蠻蠢迪王師出征拜車騎將軍從事軍還策勲復以疾辭後拜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年五十六建寧元年五月癸丑遘疾而卒其終始頗可詳見而獨其名字泯滅為可惜也是故余嘗以謂君子之垂乎不朽者顧其道如何爾不託於事物而傳也顔子窮卧陋巷亦何施於事物耶而名光後世物莫堅於金石蓋有時而敝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八日書此與前本不同故兩存之

繁陽令楊君碑元第一百一

高陽令楊君碑元第一百十一

楊君碑陰題名元第二十一亦不知為一作不知其為

同前元第四百八十六楊君一作氏史者一無者字

同前元第七百四十二五年一作元年

同前元第一百二十一

後漢殘碑陰元附二百二十一惟漢隸在者少為難得故録之

一無此十二字

朔方太守碑陰 元附二百二十一

劉曜碑 元第五百一 悊 一作誥

景君碑 元第六百二十一

景君碑 元第九百七十一 熙寧二年十月朔 一作晦 日山齋書 一有

此廿一字

景君石郭銘 元附九百七十一

袁良碑 元第七百七十一 時時 一作有時

張平子墓銘 元第三十一 調衡 一作稱衡

集古録卷二